

CSSCI来源期刊(集刊类)



杨国荣 主编

伦理学关键词

LUNLIXUE GUANJIANCI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编

思想与文化

第十三辑

Thought & Culture No.13



著名
上海市
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思想与文化 第十三辑

Thought & Culture No.13


杨国荣 主编

伦理学关键词

LUNLIXUE **GUANJIANCI**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与文化. 第 13 辑, 伦理学关键词/杨国荣主编. 一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
华东师大新世纪学术基金
ISBN 978-7-5675-1552-9

I. ①思… II. ①杨…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9547 号

思想与文化(第十三辑)

伦理学关键词

主 编 杨国荣
执行主编 方旭东
策划组稿 王 熠
项目编辑 王国红
审读编辑 车 心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5.5
字 数 41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552-9/B·820
定 价 5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编

主 编：杨国荣

副 主 编：陈卫平 王家范

执行主编：方旭东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平原 姜义华 楼宇烈

童世骏 汪 晖 熊月之

目录

- 【英】奥斯汀：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ἀγαθόν与
εὐδαιμονία / 1
- 【美】科斯嘉：康德对义务的分析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一部分的
论证 / 26
- 【美】克里斯普、斯洛特：德性伦理学：一个简描 / 56
- 杨儒宾：孔子与族群政治 / 84
- 荀东锋：孔子正名说的致思结构 / 107
- 赵 武：孟子尊王贱霸吗？
——质疑一个久存广布的成说 / 124
- 【美】陈 宁：孟子人性辩论的思想背景新探 / 141
- 丁四新：王安石性命论思想研究(下) / 165
- 钟 锦：魏源判别儒释道思想之评议 / 203
- 李健胜：钱穆对《论语》的文本定位与思想阐释 / 214
- 魏义霞：康有为中西哲学比较观 / 232
- 杨泽波：坎陷开出民主不同理解九种
——关于牟宗三坎陷论民主不同理解的
评论 / 244
- 周浩翔：哲学的会通
——牟宗三以康德诠释孟子、会通中西哲学的
尝试 / 281

- 【美】尼农：胡塞尔论生活世界中文化差异的根源与解决 / 296
- 【美】戴维斯：西田几多郎的多元文化世界观：当代意义及内在批判 / 308
- 章素珍：行动和因果关系
——冯·赖特干涉主义理论研究 / 324
- 郝旭东：因明论式，由“喻”观之 / 337
- 田智忠：功用伦理的逻辑化诠释
——墨辨学派的伦理特质研究 / 345
- 陈 惠：分裂的自我
——贝克特戏剧中的凝视与自语 / 356
- 王寅丽：民初修身课本中国民建构的道德想象
——一种共和主义的视角 / 368
- 高 兴：政治信念和法制理想
——论中国左翼文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价值诉求 / 380
- 吴昱昊：试论《史记》中的“以貌取人” / 390
- 丁守伟：论章太炎的“反赤”
——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考察 / 396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 ἀγαθόν 与 εὐδαιμονία^①

【英】奥斯汀*

本文的写作缘于普里查教授“论 ἀγαθόν^②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里的意义”一文(The Meaning of ἀγαθόν in the Ethics of Aristotle)(《哲学》,第10期,1935年,第27—39页)。我不同意其观点,不过,值得称赏的是,该文揭橥了一些真正的问题。

且复述普教授的结论。普教授开篇便摆出其“异端式的”结论,其说如下:

1. 亚里士多德用 ἀγαθόν 实则是指“有益于幸福”。
2. 亚里士多德主张,一个人深思熟虑地(而非一时冲动地)做出一个行动,无非是为了——亦即意欲——得到幸福。

* 奥斯汀(1911—1960),英国哲学家,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

① J. L. Austin, ἀγαθόν and εὐδαιμονία in the Ethics of Aristotle, 原载《亚里士多德:批评文集》(Aristotl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J. M. E. 莫拉威茨克编,双日有限公司,纽约,1967;麦克米兰有限公司,伦敦,1968),收入 J. L. Austin, *Philosophical Pap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970, 1979。

② 或“善、好”(goodness, good)。

甚至求取德性或理论知识,^①也是如此。

(2.1)推论 A:亚里士多德汲汲于劝人首先求取理论知识,其次要求取德性,于是便琢磨着,接下来必须做的就是证明这些行动是使人幸福的必要条件。(普教授忽视这个推论,我也是,至少暂且不必管它。)

他排除考虑某些段落的理由是无效的。我们须先着眼于普教授陈述其观点之时所做的一个古怪且重要的保留。他说,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亚里士多德用 ἀγαθόν 之时,都是指有益于幸福,只有两处关于愉悦的讨论算是例外,在这两节里,ἀγαθόν 跟 φαῦλον 和 μοχθηρόν 相对。我们在此不关心对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限制,但有必要讨论这个进一步的限定,我们受其限制而不得援引此书第七卷第十一至十四章以及第十卷第一至四章。

普教授言语之间所暗示的论证似是这样:

(a) 在这两个节里,ἀγαθόν 的含义异于其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余下各处;

(b) 这一点由 ἀγαθόν 正是在此二节跟 φαῦλον、μοχθηρόν 相对这一事实展示。

就(a)来说,普教授不曾告诉我们,ἀγαθόν 在那两节里是什么意思,这实在遗憾。

就(b)来说,我们无疑需要更深入的说明。我希望下文所做的,可算作正确地扩展普教授的论证。

1. 除那两节之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通篇,ἀγαθόν 不曾跟 φαῦλον、μοχθηρόν 相对,而是跟其他词相对,大抵是 κακόν。

2. 仅在此两节里,ἀγαθόν 相对照的不是 κακόν,而是 φαῦλον 和 μοχθηρόν。

3. 由于我们从独立的依据知道 κακόν 意思不同于 φαῦλον 和 μοχθηρόν,由此可以推知,ἀγαθόν 在那两节里的意思必定不同于其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余下各处。

(举个相似的例子。假设我不知道形容词“绿的”的意思,而我发现在某本书里,除了在两节里,其意思相对于“红的”和“黄的”,余下各处都是相对于形容词“有经验的”。那么我若从其他途径得知“有经验的”所指的,迥异于“红的”和“黄的”所指的,我就可以推断,“绿的”在那两节里的意思肯定不同于其在书里

① 严格地说,“纯知识”(speculating)与“德性”(doing what is virtuous)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
θεωρία 是 ενέργεια κατά τὴν τελειοτάτην ἀρετὴν。

其他地方的。)

倘若这果真是普教授所依赖的论证,我以为有些考量会使他放弃这个论证。

1.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书中别处,不是讨论愉悦的章节里,ἀγαθόν 相对于 μοχθηρόν。譬如第九卷第八章第七节。(且不提其他著作的文本,比如《形而上学》1020b21。)我仍不曾在他处找到 ἀγαθόν 相对于 φαῦλον 的例子,详见下文第 3 点。

2. 在讨论愉悦的两节文字里,ἀγαθόν 总是相对于 κακόν,也即在第七卷第一章的第一、二节,第十三章的第一、七节、第十四章的第二、九节,以及第十卷第二章第五节。尤其在第七卷,开篇与结论皆以 ἀγαθόν 与 κακόν 的对立为讨论主题,而在第十四章第二节,我们读到: κακῷ γὰρ ἀγαθόν ἐναντίον。

3. 正如我不能清晰地地区分 ἀγαθόν、ἐπιεικές、σπουδαῖον,我也不知道 κακόν、φαῦλον、μοχθηρόν(或 πονηρόν)的意思有何清晰的差异。这些词似被随意使用,或者至少在某些语境里被当作意思相近的词属。

《尼各马可伦理学》里有很多地方可以证明这一点,诸如第三卷第五章第三节。然而纵使在关于愉悦的那两段讨论里,也可清楚见出这一点。在第七卷第十四章第四节,σπουδαῖον 似乎等同于 ἀγαθόν,在第十卷第二章第一节,ἐπιεικές 似乎等同于 ἀγαθόν,而在第七卷第十四章第二节,μοχθηρόν 似乎等同于 κακόν 或是其一个属类,在第十卷第一章第二节,φαῦλον 等同于 κακόν。在显然相同或不曾充分加以区分的意义之下,愉悦被称作 ἀγαθαί、σπουδαῖαι、ἐπιεικείς(还有 καλαί),而这两组形容词似被随便地用作反义词,譬如参见第十卷第五章第六节。(诚然,亚里士多德不曾使用 κακαί、ἡδοναί 这两个词。若须解释这一点,我认为作这样一个解释绝非难事。)

当然,确实有可能在 κακόν 跟 φαῦλον 和 μοχθηρόν 之间作出区分。但是(a)普教授理应作出这个区分——他没有这样做。(b)即便他做出区分,也无计摆脱困境,因为(i)事情似乎并非如此:在讨论愉悦的那两节里,ἀγαθόν 通常跟 φαῦλον 和 μοχθηρόν 相对,而不是跟 κακόν 相对。μοχθηρόν 在每卷里仅出现一次,并且在第七卷第十四章第二节仅用来反衬 ἀγαθόν,况且之所以在这里如此反衬,是因为其等同于 κακόν。在第十卷第一章第二节——极著名的一节——φαῦλον 相对于 ἀγαθόν 出现一次,正如同章第五节所示,它在这里等同于 κακόν。(ii)在这些章节里,ἀγαθόν 事实上通常更是相对于 κακόν,从而大抵取其“正常的”含义。(但我们

会看到,亚里士多德说“*ἡδονή*是一种*ἀγαθόν*”之时,*ἀγαθόν*就永远不能赋有“有益于幸福”这个“正常的”含义,这一点对普教授来说非常关键。)(iii)在更重要的一节——第十卷第二章第一节,关于*ἀγαθόν*所作的论述,跟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完全相似,普教授正是仰赖后者推出其“有益于幸福”的论说。料想*ἀγαθόν*在此必定赋有与彼处相同的意思,但这里正是说*ἡδονή*是一种*ἀγαθόν*的其中一处,那么依照普教授对*ἀγαθόν*的诠释,这话就说不通(参见下文)。

如此看来,普教授替排除考虑关于愉悦的两节讨论所作的论证似乎经不起推敲。这个问题如此深奥,我们不禁以为,他若非深信可找到证明此排除是妥当之举的理由,怎会随意碰这个问题。

他为何起意排除这两节?且先说说他对*εὐδαιμονία*的诠释。那么,我们要问:普教授一心要将这两处愉悦的讨论排除在外,这一点对他何以如此重要?倘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理解,普教授的论文将其整个论证建立在一个不曾明言前提之上。他无疑以为此前提显而易见,从而无须挑明。也就是说,“幸福”(他对*εὐδαιμονία*的译法)是指一种感到愉悦的状态。这一点可从如下论述看出:

1. 在第39页16行,他不加说明地将“导致幸福”替换为“导致愉悦”,后者也用在诸如第35—36页的类似论证里。

2. 在第38页末,我们读到:“他用*ἀγαθόν*指产生一种状态,或者更是导致一种感觉,导致幸福。也就是说,依我看来,在这个语境里诚可说就是一种愉悦感。”这番评论颇有意思,因其似乎暗示“在其他语境里”幸福状态(*being happy*)不是指感到愉悦。不过,我以为勿需操心其他语境,因为在普教授论证的节骨眼上,*εὐδαιμονία*这个词——或者英语的“*happiness*”——的含义总应当且应当众所周知地明白、清晰,至少为讨论伦理学起见。因此,如果幸福状态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某些语境里是指感到愉悦,那么在道德哲学家关注的所有问题上,必定也指同样的意思。^①(这里提及的节骨眼在第37页末,在第39页开头再次出现。普教授在那里主张,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当真在询问其“表面”提出的问题,也即:“幸福的本质是什么?”因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知道幸福……本质,因为我们都知道‘幸福’这个词所代表的东西的本质。”)

^① 普里查教授“在这个语境里”所做的保留——且不管是何意味——在这里并不重要,在状态(性情)与感觉之间的对比也不重要。类似地,第38页在“幸福”与“幸福的某种特殊状态”之间也做出区分,我认为这与我们这里的话题也不相干。

3. 在第 39 页总结其观点之时,普教授说他实则将亚里士多德表现为心理的享乐主义者(psychological hedonist),也就是说,依我的理解,他断言,根据亚里士多德,所有审慎的行为都是欲使自己得到愉悦感而做。而在前文引述的第 27 页,普教授说,根据亚里士多德,所有的审慎行为都是发自获得幸福的欲望。因此,对普教授而言,幸福状态与感到愉悦显然是同等的表达。(这一点使我们明白他何以称自己的观点为“异端”,如第 27 页所言。尽管乍看之下以及如这里所示,这个观点似乎没有非同寻常之处。只是倘若我们领悟“得到幸福”是指“感到愉悦”,那么这个观点确实殊为怪诞。)

因此,普教授显然不曾区分我们所谓的“幸福状态”与“感到愉悦”。事实上,他体贴地告诉我们,确是没有区分。

他之所以如此关注《尼各马可伦理学》关于愉悦的两处讨论,及此已彰明显著。

因为 ἀγαθόν 若是指“有益于我们的幸福”,并且“幸福”若等同于“愉悦”,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询问——如亚里士多德在这些章节所问的——ἡδονή 是否是一种 ἀγαθόν? 因为 ἡδονή 大抵会被译为“愉悦”,于是我们要提出的问题就变成了“愉悦有益于愉悦吗?”这问得荒唐,或者至少局限得荒唐。如果我们询问下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些 ἡδονή 是 ἀγαθόν, 并且更古怪地接着说,有些 ἡδονή 不是 ἀγαθόν——就会生出更多类似的困难。

是故,对普教授来说,坚持 ἀγαθόν 在这两节里的意思不同于“有益于我们的幸福”至为重要。但如我们所见,关于 ἀγαθόν 在这两节里赋有新的意思这个论见,他所给出的理由站不住脚(况且他不曾解释 ἀγαθόν 在这两节里究竟指什么)。

普教授须面对另一颇为根本的难题——亚里士多德有关愉悦的论述涉及这一难题。而在其文中,他似乎不曾认识到这个难题。因为在这些地方,亚里士多德以那般方式讨论 ἡδονή 之于 εὐδαιμονία 的关系,从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两个希腊词不是指同一个意思。^① 而普教授的整个论证则依赖于将 εὐδαιμονία 译为“happiness”,又将“happiness”等同于“pleasure”,我们揣测后者必定是 ἡδονή 的英译,因此,ἡδονή 与 εὐδαιμονία 应该是指同一个意思。因而普教授必须主张,在这些论述里,不单 ἀγαθόν, 而且 εὐδαιμονία 或 ἡδονή 也不是取其正常的意义。

① εὐδαιμονία 是 τὸ ἀριστον (最佳者), ἡδονή 不是 τὸ ἀριστον, 等等。

否则他的观点便站不住脚。我不知道他会选择哪个替代方案,但两者皆颇棘手。他几乎不能主张εὐδαιμονία的意思起了变化,因为如我们将看到的,其论证多半依赖于其关于εὐδαιμονία的意思是明白清晰这一主张。至于ἡδονή,如我们会看到的,他确实认为此词有时取一种颇狭隘的意思,仅指σωματικαὶ ἡδοναί(身体的享乐)。然而,显然颇不可能主张在关于愉悦的这两节论述里,此词始终仅取这种狭隘的意思。可惜普教授不曾留意这个附随的困难。

就算排除了这两节,仍不足令普教授的观点免于诘难。即便撇开诸如关于φαῦλον和μοχθηρόν的其他论述,普教授仍然可以主张——鉴于他小觑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我以为他极可能会这么做——方才提及的这些事实本身便足以证明关于愉悦的两处论述迥异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余下章节,因此可以忽略不计。这里简直勿需点明这个做法有多危险:因为我们试图寻找ἀγαθόν(以及εὐδαιμονία)的意思,所以不可剔除这一大块证据。这块证据与余下部分并无出入,只是不符合我们就那些意思所作的诠释。至少不可或缺的是去证明εὐδαιμονία在其他地方必定指“愉悦”。但依我看来,普教授不是证明而是假定这一点。

然而,纵使排除考虑“有关愉悦的两处讨论”也无济于事。因为《尼各马可伦理学》多处提及愉悦,并且给普教授的观点造成困难的,也可在其中找到。

鉴于普教授倚重这一卷,包括其所援引的第五、十二章,那么我们且将讨论局限于第一卷。

在第一卷第五章,我们得知,οἱ μὲν πολλοὶ καὶ φορτικώτατοι(大多数人以及最粗鄙之人)认为εὐδαιμονία即是ἡδονή,而亚里士多德本人则排拒这种观点。依照普教授的解读,亚里士多德似乎该将其作为同语反复而接纳。的确,面对这节文本之时,普教授回应道,这里的ἡδονή,作为ἀπολαυστικός βίος(快活的人生)的目的,取一种殊为局限的含义,仅包涵σωματικαὶ ἡδοναί(参见第七卷第十三章第六节)。^①这一点简直是隐而不显,我们原可能期待亚里士多德的排拒会以颇不同的方式,如果他自己认为我们的目的就是ἡδονή,尽管不单是σωματικαὶ ἡδοναί。但我们无需执着于这一节,还可求证于更显然的文本。

^① 正如亚里士多德说ἡδονή是ἀγαθόν之时,普里查教授认为ἀγαθόν所赋有的意思不同于其寻常的意思,类似地,当亚里士多德将ἡδονή区别于εὐδαιμονία之时,普教授认为ἡδονή所赋有的意思不同于其寻常的意思。

第一卷第十二章第五节将欧多克索斯(Eudoxus)关于 ἡδονή 的说法比照亚里士多德自己关于 εὐδαιμονία 的说法,那么,显然,ἡδονή 与 εὐδαιμονία 分明各异。并且纵使撒旦那帕罗(Sardanapallus)所说是对的,也没有任何理由假设欧多索克斯用 ἡδονή 仅指 σωματικαὶ ἡδοναί。

最后,在第一卷第十三章,就 ἡδονή 之于 εὐδαιμονία 关系的讨论,颇类似第七卷和第十卷里的讨论:εὐδαιμονία 是 μεθ' ἡδονή ἢ οὐκ ἄνευ ἡδονή^①但显然两者分明不同。(纵使两者势必相关联,我们也务必不可将其彼此混淆,参见《欧苔谟伦理学》第一卷第二章第五节。)

不消说,第一卷里找不到关于 ἡδονή 是否是一种 ἀγαθόν 的讨论。但文中确实提到 ἡδονή 是 τὸ ἀγαθόν 或 τὸ ἄριστον 这些看法,尽管这些看法被排拒,却不是作为谬论而加以排拒的(第一卷第五章与第十二章)。此外,如上所述,第一卷第一章和第十二章提及欧多克索斯的看法,其措辞酷似第十卷第二章的,从而 ἀγαθόν 在每处应当都指相同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出,普教授不能不考虑第七卷第十五至十四章、第十卷一至四章,并且这些章节足可摧毁他的主张。然而即便我们将它们排除在外,在他所倚重的第一卷还能找出同样致命的一些章节。从而,如果他仍要坚持其主张,就必须准备往亚里士多德身上堆加更多、更严重的矛盾、疏忽,尽管他在论文里已罗织了不少。至于我自己,还做不到这一点,虽然我也深知《伦理学》在这些方面有太多缺憾。

此难题的现状。至此,我们的结论都是否定。εὐδαιμονία 不是指一种愉悦的状态或感觉,ἀγαθόν 也不是指有益于我们的愉悦。(然而,倘若“幸福”不等同于“愉悦”,ἀγαθόν 仍有可能是指有益于幸福的意思。)因此,找出这两词究竟是什么意思,自然就很重要。在此二者当中,鉴于下文将要给出的理由,εὐδαιμονία 更容易解释清楚,因此我先考虑之。

Τί ἐστιν εὐδαιμονία ; (εὐδαιμονία 是什么?)此问题的涵义。我还是以普教授的论文为出发点。在第 36 页至 38 页末的漫长一节里,他主张其观点的证据出自《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四章。我恐怕得连篇引用:

① Accompanied by pleasure or not without pleasure(伴随着愉悦或者不是没有愉悦地)。

在第四章开篇,他(亚里士多德)将其听众的注意力引向此问题:“在所有可企及的善当中,何者最大?”他继而说道,虽然由于普通人与有识之士都认为是幸福,亦即:在名称上大家取得共识,但是至于何为幸福,人们的意见分歧,普通人认为它是赋有明白清晰之本性的东西,诸如愉悦、财富、荣誉,而有识之士者则认为它是别的东西,其本质隐而不显。在下一章里,他继而通过评判最卓越的人生方式,譬如享乐的人生、政治的人生、沉思的人生,陈述不同的人所理解的善或幸福是什么,也即享乐、荣誉、沉思。之后他给出自己的看法,幸福就是 ψυχῆς ἐνέργειά τις κατ’ ἀρετὴν τελείαν。

不得不说,亚里士多德在此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容易误导人。“最大的善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可当作“人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一般来处理……而他对此问题的回答,倘若取其表面的意味,则万分荒谬。因为如此理解的话,就相当于被问及“终极目的是什么?”之时,尽管所有人都用同一个词作答——εὐδαιμονία,然而,关于εὐδαιμονία是什么,他们则各持异见。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实则是他们使用εὐδαιμονία这个词所指代的东西,有人用它指代愉悦,有人用它指财富,等等,从根本上说,他们给出不同的回答,有人以为εὐδαιμονία的意思是愉悦,有人以为是财富,等等。当然,这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意思。他无疑不曾认为竟有人用εὐδαιμονία意指 τιμὴ 或 πλοῦτος,而他自己无疑不曾用它指 ψυχῆς ἐνέργειά τις κατ’ ἀρετὴν τελείαν。毫无疑问,他认为别人用εὐδαιμονία这个词指幸福。同样显然的,他认为人们的意见分歧不在于幸福的本质,而在于其实现的条件。当他说εὐδαιμονία就是 ψυχῆς ἐνέργειά τις κατ’ ἀρετὴν τελείαν 之时,实际上是指后者是实现幸福所要求的……他的意思类似某人问“颜色是什么?”或“声音是什么?”之时,实则是问“其实现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引自第一卷第四章一至三节的原文: λέγωμεν... τί τὸ πάντων ἀκρότατον τῶν πρακτῶν ἀγαθῶν. ὀνόματι μὲν οὖν σχεδὸν ὑπὸ τῶν πλείστων ὁμολογεῖται: τὴν γὰρ εὐδαιμονίαν καὶ οἱ πολλοὶ καὶ οἱ χαρίεντες λέγουσιν, τὸ δ’ εὖ ζῆν καὶ τὸ εὖ πράττειν ταῦτὸν ὑπολαμβάνουσι τῷ εὐδαιμονεῖν: περὶ δὲ τῆς εὐδαιμονίας, τί ἐστίν, ἀμφισβητοῦσι καὶ οὐχ ὁμοίως οἱ πολλοὶ τοῖς σοφοῖς ἀποδιδόασιν. οἱ μὲν γὰρ τῶν ἐναργῶν τι καὶ φανερῶν, οἷον

ἡδονὴν ἢ πλοῦτον ἢ τιμὴν, κτλ. ①

普教授从哪得来的自信,竟认为亚里士多德表错了自己的问题? 设若亚里士多德果真表错了,那么必须承认他错得倒始终一致。自卷一至卷十,亚里士多德的大旨始终是要告诉我们“εὐδαιμονία 是什么?”。(在第一卷第七章第九节,他再次以雷同的措辞总结此节陈述。)②况且,亚里士多德也深知普教授指责他所犯的这个错表问题:试比较他在第七卷第十二章第三节与第十卷第三章第六节有关愉悦的论述,他责难有些人主张愉悦为 γένεσις (来源),而实际上只是把某种 γένεσις 看作实现愉悦的条件。

普教授的自信实则源自其不容置疑的假设,亦即 εὐδαιμονία 是指愉悦。这个假设出自上述引文:“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认为别人用 εὐδαιμονία 这个词指 happiness。”(当然,这话读来相当诡异,因为亚里士多德不识英文,但我们若把“happiness”替换为 ἡδονή,这话就说不通。)因为倘若“pleasure”的希腊词是 εὐδαιμονία,那么诚可主张 Τί ἐστιν εὐδαιμονία; 这个问题必定使人误会。因为我们大可主张“愉悦”指代某种不可分析的、独特的东西,③我们或通过经验此东西而熟悉之,或一无所知。依此思路,诚可说愉悦类似颜色和声音,于是,普教授竟自毫不犹豫地将 εὐδαιμονία 比照此二者。如此一来,有人询问“某某是什么?”这个问题之时,极可能被认为是在询问“实现某某的条件是什么?”无论我们是否可以分析“愉悦”,至少就那个认为愉悦是荣誉或财富的人来说,我们显然会认为此人实际上仅指出实现愉悦的条件。

然而,如我们所见,εὐδαιμονία 不是指愉悦。正如另一节文字里,这一节引文也

① “Let us state . . . what is the highest of all goods achievable by action. Verbally there is very general agreement; for both the general run of men and people of superior refinement say that it is happiness, and identify living well and doing well with being happy; but with regard to what happiness is they differ, and the many do not give the same account as the wise. For the former think it is some plain and obvious thing, like pleasure, wealth, or honour, etc.”(我们且说……行动所能企及的最高的善是什么? 人们的口头意见相当一致,因为普通人与有识之士都说幸福,并且将活得好和事情做得好等同于幸福。但是谈及至于幸福是什么,他们的意见不一,普通人的说法迥异于有识之士的,前者认为幸福就是平常、显然的东西,诸如愉悦、财富、荣誉,等等。)

② 合乎情理的其他可能性惟有一种,即认为这两段里所阐释的实则 τὸ ἄριστον ἀνθρώπου。

③ 我不质询这正确与否。

证实这一点。这不单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排拒 εὐδαιμονία 意为或“是” ἡδονή 的论见,并且也是因为他最重要的一个句子说 εὐδαιμονία 等同于 εὖ ζῆν καὶ τὸ εὖ πράττειν——普教授的转述将其遗漏——后者不可能是指“感到愉悦”。我们稍后再谈这一点。

普教授似乎认为,撇开希腊人关于 εὐδαιμονία 指代何物这个问题并无分歧这一事实,亚里士多德的表述方式使这个问题变得荒谬。当然,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错表问题,普教授所作的论证有些含糊。据他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一致同意的是 τέλος 的名称,也即 εὐδαιμονία,但是至于这个名称所代表或指称的是什么,则是众说纷纭。普教授认为,这实在荒谬。可是为什么?除了坚信(由于 εὐδαιμονία 所指代之物那不可分析的本性)关于 εὐδαιμονία 指代何物这一点不可能有异议之外,普教授还有别的理由么?

普教授似乎假定,根据亚里士多德(1)人们仅一致同意名称;(2)达成这个一致性已是相当可观;(3)这里(错误地)所寻求的是 εὐδαιμονία 的同义词,也即在其最简单的含义上找到别的词语或短语,其所指代之物完全等同于 εὐδαιμονία 所指代之物。(这多少类似求一道数学题的答案之时,所有人都同意那答案的名称是“k”,而对于“k”表示的哪个数字则各持己见。)我不知道这是否也很荒唐(总是认为人们实际上不知道 εὐδαιμονία 指代“愉悦”)。不过,亚里士多德没有做这些荒唐事。

1. 根据亚里士多德,人们不单认同 εὐδαιμονία 这个名称,而且也认同 εὐδαιμονία 相当于 τὸ εὖ ζῆν καὶ τὸ εὖ πράττειν。(普教授在其转述之中遗漏这句话。)此外,后文指出人们也认同关于 εὐδαιμονία 的特性的众多命题,第八章以及第九至十二章罗列了这些命题。

2. 如第一卷第七章第九节所示,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就名称达成一致意见便已相当可观。的确,从第四章便可看出,这种一致性可能掩盖了最根本的分歧。

3. 依我看来,亚里士多德不是在寻找 εὐδαιμονία 的简单同义词,而更是寻找其意义的“分析”。这作为初步陈述虽是差强人意,但尚不足清楚地展示亚里士多德的实际做法。^① 人们大抵都隐约知道 εὐδαιμονία 或 τὸ εὖ ζῆν καὶ τὸ εὖ πράττειν 是指

^① 鉴于手稿的状况,厄默森先生在此做了些必要的编辑。——奥斯汀《哲学论文集》编者厄默森(J. O. Urmson)、华诺克(G. J. Warnock)注

什么意思,并且认同关于它的很多命题。然而试图阐明那意思之时,人们就各有各的看法。参见第一卷第七章第九节: Ἀλλ' ἴσως τὴν μὲν εὐδαιμονίαν τὸ ἄριστον λέγειν ὁμολογούμενόν τι φαίνεται, ποθεῖται δ' ἐναργέστερον τί ἐστὶν ἔτι λεχθῆναι。^①

因此,依我看来,寻找关于 εὐδαιμονία 的意思的分析这一做法并不荒唐,除非这个做法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之上:这个意思是——并且众所周知地是——简单的、不可分析的。举个类似的例子,我们可能认同政治家的目标是“自由”或“公正”,但至于“何为自由”或“何为公正”这些问题,却各持己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关于亚里士多德提出 τί ἐστὶν εὐδαιμονία 之时间的是什么,这一诠释远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需要在关于 εὐδαιμονία 的分析之中区分出另一条思路,也即寻找满足 εὐδαιμονία 的定义的那些东西,或者照他通常喜用的说法,那种人生,当然要先找到这个定义。正如摩尔在讨论“善”(稍后再谈这个话题)之时所坚持的,分清这个区别很重要:寻找某个词的意义与寻找赋有此词所指代的特征的那些东西。(当然,后者也不是普教授说寻找某物的“实现条件”之时所指的。)这种观点而今看来太简单,因为极少有人会认同善是如此简单意义上的一种特征。但我们仍会将 εὐδαιμονία 的意思——最好的人生等等——区别于属于所谓美好人生的具体说明,也即哪些实在的东西构成美好的人生。问题就出在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上。

普教授说道,亚里士多德“诚然不认为有人会把 εὐδαιμονία 看作 τιμή 或 πλοῦτος”,这话颇公允。他们确实可说,他们原有这个意思,但更有可能说 τιμή 或 πλοῦτος 是满足 εὐδαιμονία 的具体东西。但是至于“他自己不用这个词指 ψυχῆς ἐνέργειά τις κατ' ἀρετὴν τελείαν”,这一点就不那么显然,至少在 ἐν βίῳ τελείῳ 里。在行文之间,尤其在第一卷第七章,极难分辨关于此词意思的分析在何处结束,另一思路在何处开始展开。或许根本不可能断定哪些内容是在作分析。诚然, εὐδαιμονία 被分析为 (ταῦτὸν ὑπολαμβάνουσ) τὸ εὖ ζῆν καὶ τὸ εὖ πράττειν。而 ἐν βίῳ τελείῳ (含糊的短语!)显然也是 εὐδαιμονία 的部分意思。我坚信第一卷第七章九至十六节都是在分析那个意思。于是便得出——正如本该如此的——清晰、完整的定

① “presumably, however, to say that happiness is the chief good seems a platitude, and a clearer account of what it is is still desired.”(然而,幸福是最大的善这样的话太老套,我们仍然期待就幸福是什么作出更清晰说明。)

** 说明见下文带同样符号者。